

## 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續紅樓夢 第九回 小寧馨喜降榮禧堂 母蝗蟲再醉怡紅院

話話寶釵、湘雲、惜春三人正然說笑，只見老婆子們報導：「姨太太來了！」三人聽了，更加驚異，連忙一齊奔至上房。只見薛姨媽剛和王夫人敘過了寒溫，才甫坐定。一見他三人進來，薛姨媽便問寶釵道：「姑娘，你昨晚夢見你林妹妹來沒有？」寶釵聽了，笑道：「我猜媽媽昨晚必是夢見香菱來。」王夫人聽了，詫異道：「怎麼你們娘兒倆今兒才見面，可就彼此都知道昨兒晚上做的夢了呢？」薛姨媽道：「姐姐，你說真真的奇怪極了。昨兒晚上，我夢見香菱家來了，他告訴我說，他自從死後就認著了他父親。他父親已經修成半仙了，名字叫個什麼甄士隱，引他同妙玉的靈魂，都送到警幻仙姑處，那個地名個什麼境來？」寶釵忙道：「敢是太虛幻境？」薛姨媽點頭道：「就是的，我也學不上這個字兒來了。他還說元妃娘娘、迎姑娘、林姑娘、東府裡的小蓉大奶奶、尤家姊妹兩個、櫳翠庵的妙師父，還有晴雯、金釧兒、瑞珠兒諸人都在那裏，一塊兒住的怪熱鬧的。」王夫人聽了不勝驚訝道：「從來沒有聽見這樣的奇事。他們這些人已經死了，怎麼親戚主僕的魂靈兒還能夠聚在一塊兒住著，這竟是死了和活著是一樣的了。」

薛姨媽道：「還有奇異的事呢。他還說你們林家姑老爺、姑太太如今現做豐都的城隍，和老太太認了親了。如今連鳳丫頭、鴛鴦、珠大外甥都在姑老爺衙門裡住著呢。」王夫人聽了，更為詫異道：「常聽見人說，陰間和陽間是一樣的，誰又看見來呢？依這麼說起來，果然也是真有的事了。」

薛姨媽又道：「還有比這個更奇的事呢。他又說，前日寶玉同柳湘蓮也到了太虛幻境了。」王夫人聽了大驚道：「這又怪極了，我前兒晚上就夢見寶玉同一個年輕的小道士，要到天上找林姑娘去呢，那個小道士莫非就是柳湘蓮。不知這個柳湘蓮又是一個什麼人呢？」薛姨媽道：「姐姐你怎麼忘了呢？這個柳湘蓮就是蟠兒的好朋友。先前蟠兒挨過他的打，後來蟠兒貿易回來，路上遇見了賊，他又救了，從此兩個人便結拜了。」

到家裡連二爺又替他聘了尤家三姑娘，後來他又不知為什麼要退親，所以尤三姑娘才抹了脖子了。怎麼這件事姐姐就記不得了呢？」王夫人道：「可不是呢，我如今的記性也平常了，不知寶玉又怎麼和他到了一塊兒了呢？」薛姨媽道：「聽見說那會子尤三姐死後，這個柳湘蓮就跟著瘋道士出家去了。我們蟠兒因找不著他，還哭了幾天呢。想來僧、道同門，外甥和他有什麼遇不見的呢！」王夫人道：「不知他們到了太虛幻境又怎麼樣呢？」薛姨媽道：「香菱說，他們到了太虛幻境之後，尤二姑娘主婚，警幻仙姑為媒，就將他妹子與柳湘蓮結了親了。」

林姑娘因沒有他父母之命，所以又打發寶玉往地府裡去求姑老爺、姑太太去了。」王夫人聽了發急道：「這樣說起來，我的寶玉這不是也死了麼？不然如何能到地府裡去呢！」薛姨媽道：

「姐姐你且不必著急，我也是這麼問香菱來，香菱說外甥和柳湘蓮已經修煉的得了道了，還有他們的師父是什麼茫茫大士、渺渺真人，在暗裡施展神通，替他們成全這一段因果。所以他們才能昇天入地，來去自由，並不是死後的靈魂。他還說，將來只怕太虛幻境的這些靈魂，都還要回生的。」

說著，又向寶釵道：「姑娘，你昨晚夢見你林妹妹，他和你怎麼說來？」寶釵忙答道：「昨晚林妹妹說的話，和媽媽才說的香菱的話是一字不差的。真也奇怪極了，林妹妹也告訴我說香菱到家裡看媽媽去了，他還要看看紫鵲去呢。今兒一黑早，四姑娘就到我屋裡來，說紫鵲昨晚也夢見林妹妹了，說的話也和方才的話是一樣的。我們三個正在驚異，要同上來告訴了太太，接了媽來對一對這個夢，誰知道媽媽不用接去就來了呢。」

薛姨媽道：「可不是呢，我想這個夢做的奇怪，就像活眼兒見的似的，所以我今兒一黑早起來，瞧了瞧你姪兒比昨兒大好了，我就趕著梳了頭、洗了臉，教他們套上車，先到這裡來問問你做夢來沒有？果然你也夢見你林妹妹了。這可真也是人意想不到的一件奇事兒。」

王夫人聽了他母女之言，這才放了心，乃長歎了一聲道：

「姨太太，你看他們鬧的這些故點兒，真應了老太太的話了，『不是冤家不聚頭』。你看我們寶玉生成的脾性，小小兒就與別的小孩子不同，偏他就和林丫頭情分到這步田地，我們做大人的那裡留心到這上頭呢。後來大家都說是寶丫頭穩穩重重的，林丫頭多病多災的，所以才給他們完全了大事，也並不是偏著心，厚一個薄一個的。誰就知道鬧的後來一個死了，一個出家去了，如今到底鬧到上天入地的分兒，這不反倒苦了寶丫頭了麼。雖說是他們日後還要回生，這樣渺渺冥冥的事情教人怎麼信得過呢。況且他們將來果真的回了生，寶丫頭和林丫頭可分個什麼次序兒呢？」寶釵忙道：「太太也不必焦愁這許多，如今三夢相符，這回生的事也就不為無據。況且他們說定期在七月間，這也還有好幾個月的工夫呢，且再聽信兒罷了。至於我和林妹妹，原是從小兒在一塊兒長大的，彼此也最情投意合，太太也不必慮當什麼次序兒。當日堯王把兩個女兒，娥皇、女媧都配了舜王，難道他們親姊妹兩個，誰又是大，誰又是小呢？」

王夫人聽了，又悲又喜道：「我的兒，你真真的是個好的，就在這上頭怎麼不教人心疼呢？」薛姨媽道：「我們寶丫頭從小兒就是這樣脾氣，所以不拘什麼人他都和得來的，況且林姑娘我瞧著他也怪心疼的。這也是他姊妹倆前世裡結的緣法深，所以今世裡才能會到一塊兒。我想你們這樣的人家，就是三妻四妾也不為過的，只要他們夫妻姊妹們和氣，這就好極了。什麼是個大，什麼是個小呢！」王夫人也點點頭兒道：「像姨太太這樣存心體貼人情，實在就是難得的，將來如果能夠這樣的，這就是你們娘兒兩個成全了我們娘兒兩個了。」

正說時，只見李紈、平兒一齊進來，向薛姨媽請安問好畢，也就挨著次序兒坐下。惜春遂將薛姨媽、寶釵、紫鵲三夢相符的話，告訴了李紈、平兒一遍。二人聽了也都驚喜倍常。薛姨媽又將香菱曾說賈珠也在林公衙內代管家務的話，告知了李紈，招的王夫人、李紈又淌了許多眼淚。大家坐著，又談了好一會子的閒話，這才擺上了早飯。大家吃完，盥漱，吃茶。史湘雲便邀薛姨媽到大觀園逛逛，於是，老婆子、小丫頭們前行引路，薛姨媽、史湘雲、王夫人等一齊緩步進園。

現值暮春天氣，旭日和風，花明柳媚。迤邐行來，早望見瀟湘館翠竹參天，綠蔭匝地，湘雲便要到瀟湘館看看。只見紫鵲忙向胸坎紐上解下鑰匙來開了房門。這裡薛姨媽、史湘雲、王夫人等一齊進來。但見窗明几淨，爐鼎依然，宛如黛玉在生時一般。大家俱皆歎異，寶釵遂將紫鵲平日時常打掃收拾的話說了一遍。薛姨媽聽了不覺傷感，乃將紫鵲喚至面前，拍著他的肩膀道：「我倒不知道你是這樣一個忠心的丫頭。你記得那年我和你姑娘噉著玩兒，你就信真了，忙忙的攬掇來了。等明兒你姑娘回了生，我和你太太說，把你也收在房裡，免得我又費心替另給你找小女婿了。」說的紫鵲滿臉飛紅的道：「姨太太老人家又老沒正經了。」湘雲便教紫鵲找了香來，親手焚在爐內，不覺眼中流淚，口裡默禱了一番，招的眾人又淌了會子眼淚。徘徊了半晌，這才一同出了瀟湘館，往怡紅院來。

又見花木蕭疏，晝長人靜，只有幾個老婆子在那裡看守。

眾人瞧見這般淒涼的景況，不免觸物思人，想起寶玉在家何等的華麗，不覺又都傷起心來。王夫人便向薛姨媽商議，要將寶釵仍舊搬來怡紅院居住，將來分娩了小孩兒，取其幽靜之意，薛姨媽也十分願意。王夫人便吩咐平兒教說給林之孝，傳人收拾、裱糊，以備擇日搬來。大家又說了一回閒話，又到紫菱洲、藕香榭、蘅蕪院、秋爽齋、暖香塢看了一回，然後到稻香村李紈處來，就在稻香村吃了晚飯。湘雲又窺探王夫人，要把探春也接來住些日子，王夫人也應許了。至晚，各自散去。

王夫人遂將薛姨媽、寶釵、紫鵲三夢相同的話告訴了賈政。

賈政乃是讀書之人，那裡肯信這些荒誕渺冥之說，又見王夫人說的鑿鑿有據，又怕王夫人思念寶玉想出病來，只得答道：「鬼神之道，變化無窮，只要我們積功累仁的行了去，或者上天憐憫，轉禍為福也未可知。但只是事涉荒唐，切不可逢人亂講，只好聽著罷了。」王夫人也點點頭兒。

到了次日，王夫人便差人把探春也接了來，與史湘雲在秋爽齋同住。擇日又將寶釵搬在怡紅院，就留下薛姨媽與寶釵作伴兒。

光陰荏苒，不覺過了月餘，將近端陽的時候。這一日，清晨起來，寶釵便覺有些腹痛的光景，悄悄的告知他母親。薛姨媽也算著該是分娩之時了，便到上房向王夫人商議，要接個老成妥當收生的姥姥。王夫人低頭想了一想，道：「我記得當日養寶玉的時候，那一位收生的姥姥就很妥當，又老成又諳練，可惜他如今死了。後來趙姨媽養環兒，收生的就是馬道婆，別說如今他已經死了，就是現在活著，斷乎也要不得那個老嫗婦。

鳳丫頭養巧姐兒，我可就記不得是誰了？等我問問平姑娘就知道了。」說著，便差玉釧兒請平兒。不多一時，平兒到來。王夫人便低聲問道：「你可記得，那一年你奶奶養巧姐，接的姥姥是誰來呢？」平兒尋思了一會道：「我也記不清了，再別就是巧姐的乾媽劉姥姥罷？」薛姨媽聽了忙道：「你可說呢，我瞧劉姥姥那個人，雖說是個鄉下人，倒也樸樸實實的，況且上了年紀，經見的也多，倒是請了他來也罷了。」平兒道：「劉姥姥素日倒也常乾這些事，人是很妥當的，就只是說話行事的那個樣兒，有點招人笑罷了。倒還不眼皮子淺，見什麼愛什麼的。」王夫人道：「既如此，你就打發人告訴林之孝，派人套了車去接劉姥姥立刻來就是了。」平兒答應了，自去料理不提。

這裡，薛姨媽回來，便將接劉姥姥的話告知寶釵。寶釵此時正與探春、湘雲三人悄悄的講究《達生篇》上所載的生產之理，聽見差人去接劉姥姥，便皺眉道：「有媽媽在跟前也就是了，何必弄了他們來胡鬧，怪厭氣的。」薛姨媽聽了，笑道：

「大姑娘、三姑娘你們都聽聽，我就養了一輩子的孩子，從不敢說不用接姥姥的話，你聽你寶姐姐說的好不好，養頭生兒孩子就厭煩姥姥了，這不成了個人精了麼！」說的眾人都笑了。

探春道：「姐姐，姨媽說的也是，到底也要個經練人兒才好，諸事我們各人自己拿主意，那裡由得他們胡鬧呢？」正然議論，有人來報說：「劉姥姥來了。」

薛姨媽便留下探春與寶釵作伴，自己同史湘雲過上房裡來看。一進門，早見劉姥姥和王夫人對坐吃茶。一見他們進來，連忙站了起來。薛姨媽笑問道：「姥姥你可好？我們有一年多沒會面了，你怎麼越老越精神了呢。」劉姥姥笑道：「姑太太納福，恭喜你老人家要抱外孫兒了。我自從老太太歸天之後，好容易巴結著來了一回。後來自從送了巧姑娘回來，我家裡可就接二連三的窮饑荒打不開了，總也沒空兒來走走，想起老太太、姑太太們待我的恩典來，教我那一會兒竟忘了呢。才剛兒聽見說二奶奶要恭喜，姑太太差人接我去了，我正在吃飯，忙扔下筷子就來了。這一位是史大姑奶奶不是？」湘雲笑道：「姥姥你好？你怎麼不把你外孫子、外孫子都帶了來呢？」劉姥姥道：「噯喲，我的姑奶奶！他們如今都大了，又不知道規矩，野頭野腦的，身上又沒個好穿戴兒，沒的帶了來打嘴現世的。」

正說時，只見鶯兒慌慌張張的跑了來道：「太太，三姑娘打發我來，教請姥姥快些兒過去呢。」王夫人、薛姨媽聽了慌了手腳，就請湘雲、平兒攙了劉姥姥的齊窩，抽得腳不沾地如飛的向怡紅院來，王夫人、薛姨媽在後督催。剛進了十錦■子的門檻兒，就聽見小孩兒的哭聲了。原來劉姥姥是久經大敵的老手，連忙進去，抱起了小孩兒，剪斷臍帶用襦子裹好，安頓在炕上睡好，又服侍寶釵上了炕坐在被內。這才叫進老婆子們來打掃潔淨，舀了水來，洗手畢，這才向王夫人、薛姨媽笑道：

「二位姑太太恭喜大喜，是一位公子哥兒。」王夫人、薛姨媽聽了，俱各大喜，忙命人到書房裡告知了賈政，賈政也十分喜慰。想起寶玉來，不覺傷感了一回。忙傳了王太醫來與寶釵診脈，也看看小孩兒。王太醫只說大人小兒都無疾病，不過吃兩劑芎歸湯，小兒給些一捏金吃吃，也不必胡亂服藥，惟以飲食調養就是了。王太醫去後，賈政又到宗祠裡拜謝了天地祖先，遂與小孩兒取名賈桂，取「蘭桂齊芳」之意。那邊賈赦、邢夫人並寧府賈珍、尤氏等也都一齊過來，大家歡悅，不必細述。

到了三朝，賈政乃差人與南安太妃、西平郡王、北靜郡王暨公、侯、伯凡有親誼以及交好人家，俱送喜蛋一盒，各處也都饋送粥米以及添盆的禮物。這一日，並不請親友外客，只算自己家宴。外面書房裡，賈赦、賈政、賈珍、賈璉、蘭哥兒並族中的幾個子弟坐了幾席，內眷們因看著洗兒，都在怡紅院。

十錦■子外間，薛姨媽、邢夫人、王夫人、尤氏、李紈、平兒六個人坐了兩席；■子裡間就是寶釵的臥室，劉姥姥、史湘雲、邢岫煙、薛寶琴、探春、巧姐兒，連寶釵共是七個人坐了一席。

因惜春悟道心誠，不肯身臨產室，只在王夫人上房吃素，兼看照料門戶。

且說劉姥姥飲酒中間，忽然瞧見穿衣鏡的門兒，乃指著笑道：「眾位姑奶奶，我記得那一年老太太在日，留我在園子裡逛過一天。那時我因吃多了酒，到山後中廁裡走了一回，過來我就迷了路了。不知怎麼繞了幾個彎子，就到了這個屋裡了。

誰知鴉雀靜兒的一個人兒也沒有，只有這個大鏡子裡頭照出我自己的影兒來了。我心裡一恍惚，只當是我們親家母也來了呢，我就和他說了好一會的話。後來，怎麼我說什麼他也說什麼，我笑了他也笑了呢？」說到這裡，寶釵、湘雲等五人都大笑起來。劉姥姥又道：「後來我摸到跟前碰了我的頭，這才『嘩啣』的一聲，門兒開了。我走進來一看，好鮮明齊整的牀帳，也不知道是誰的，倒下身去就睡著了。後來有個容長臉兒、高挑兒身量的一位姑娘來了，這才把我叫醒了，仍舊送到席上去了。如今我來了這兩三天留心看著，這些姑娘們裡頭怎麼總不見那一位姑娘了呢？」探春聽了，就知道他說的是襲人，乃答道：「姥姥你不知道，那個丫頭就是我二哥哥房裡的人，因為我二哥哥出了家，所以太太把他打發著出了嫁了。」劉姥姥點頭歎息道：「說起寶二爺來，也難怪太太想起來就淌眼抹淚的。」

你們記得，那年他拉住我盡自追問抽柴火的女孩兒，把我勒掙的沒了法兒，只得順著嘴胡謔罷了。直到如今，我想起他那個怪撩人愛的小模樣兒來，心裡也覺怪酸的。」說著，便取手帕擦淚。

湘雲聽見劉姥姥提起舊事，忽想起當日鴛鴦說的牙牌令來，又見劉姥姥說起寶玉淌眼淚，忙攔道：「今兒大喜事，你不用提這個話，仔細看招的太太們又要傷心呢。我的意思，咱們今兒也還像那年，行個酒令兒玩玩罷。」劉姥姥聽了笑道：「好姑奶奶，你們饒了我罷，難道我的丑還沒有丟夠麼？」探春、寶釵聽了一齊笑道：「姥姥，你那年說的就很好，不過大家說說笑笑，免得吃點子酒悶在心裡。史大妹妹，你有個什麼新鮮酒令兒要行呢？」湘雲道：「我倒有個酒令兒，是你妹夫在衙門裡得的，雖不算什麼新鮮，倒也有點趣兒。」說著，便向翠縷道：「你把那個酒令兒拿來。」翠縷答應，去不多時，取來遞與湘云。

眾人看時，只見是四顆骨角骰子，上面鐫的並非紅綠點數，乃是一面鐫著兩個字，每骰六面，共十二個字。第一顆骰上鐫的是公子、老僧、少婦、屠沽、妓女、乞兒十二個字；第二顆骰上鐫的是章台、方丈、閨閣、市井、花街、古墓十二個字；第三顆骰上鐫的是走馬、參禪、刺繡、揮拳、賣俏、酣眠十二個字。擲下去合成六句成語，乃是：

公子章台走馬。老僧方丈參禪。

少婦閨閣刺繡。屠沽市井揮拳。

妓女花街賣俏。乞兒古墓酣眠。

行此令時，若擲出本色成語者，合席各飲一杯公賀；若擲出參差錯名目時，即酌量其人、其地、其事這輕重，以定罰酒杯數之多寡。第四顆骰乃是令底，也是六面，一面也是兩個字，鐫的是拇戰、覓句、飛觴、雅謎、笑語、泥塑十二個字。與三顆色骰一齊擲下，如色樣參差，應罰酒若干杯，再看令底是何名色。如遇拇戰，受罰者將罰酒與同席一人拇戰猜拳，負者飲酒；如遇覓句，受罰者將罰酒放在面前，自己席上生風，或詩或文或成語說一句，恰當的免罰，通順的減半，不通的加倍罰；如遇飛觴，受罰者將罰酒隨意飛與同席之人代飲；如遇雅謎，受罰者將所罰之酒放在面前，自己說一個雅謎著同席人猜，猜不著者代飲，如皆猜著或不

能謎者，本人加倍罰；如遇笑語，受罰者將罰酒放在面前，自己說一笑話，同席人皆笑免罰，皆不笑加倍受罰；如遇泥塑，受罰者將罰酒慢慢自飲，隨意指同席一人令其泥塑，其人即就當下的情形，凡眼耳口鼻手足一如泥塑之狀，不許稍動，俟酒飲完才罷，如笑而動者代罰。設此六樣，不過為受罰之人酒多易醉，取其活潑變通熱鬧的意思。

湘雲將酒令講明，大家俱各歡喜願行，惟有劉姥姥攢眉蹙鼻道：

「姑奶奶這個酒令兒有些嘍嗦，我又認不得字，越發鬧不清楚了，別算我罷！」湘雲道：「姥姥你只管放心，沒人賴你。教巧姑娘替你看著些就是了。」巧姐也笑道：「乾娘你只管放心玩罷，我替你老人家看著呢。」

於是，湘雲命鶯兒取出骰盆，放在桌上，又將桌上七個人的筷子各取一隻比齊了，在桌上一擲，以筷子出進之長短定擲骰先後之次序，乃是邢岫煙第一，寶琴第二，巧姐第三，湘雲第四，寶釵第五，探春第六，劉姥姥第七。於是，翠縷、鶯兒等換上熱酒來。只見邢岫煙抓起骰子來，笑道：「我這也不知道擲出什麼笑聲兒來呢？」說畢，便擲了下去。大家看時，乃是「屠沽方丈走馬」，一齊都笑起來。湘雲道：「屠沽非走馬之人，方丈亦非走馬之地，該罰三大杯。」又看令底，是拇戰，又笑道：「邢姐姐你和誰猜拳才好？」說著，又丟了個眼色。

岫煙會意道：「我們如今要高聲叫拳，一來怕外間太太們聽見不雅，二來也怕吵著小哥兒，莫若猜啞拳出指頭大管小最妙。我就就近和姥姥猜罷。」劉姥姥笑道：「我這如今老的手指頭都口強巴巴的不聽使了，姑奶奶可要讓著我些兒才好。」說著，二人一齊伸出指頭來。眾人看去，只見劉姥姥出的是無名指，邢岫煙出的是中指。眾人都笑道：「姥姥輸了。」岫煙便將應罰的三大杯酒送到劉姥姥的面前。劉姥姥笑道：「我只估量著姑奶奶一定要出小指，所以我才出了個無名指，誰知道反倒上了當了。」說著，端起酒來，一飲而盡，底下就該寶琴擲了。

寶琴抓起骰子來笑著擲了下去，道：「擲個好的罷。」眾人一齊看時，乃是「少婦市井酣眠」，又都笑起來。湘雲笑道：

「好個沒臉的少婦，怎麼跑到市井上酣眠去了，該罰五大杯。」

又看令底，乃是覓句，又道：「虧了這個令底還好，你快覓句罷，覓的不通了可要加倍呢！」丫頭們斟上酒來。寶琴用筷子指著果碟內的桃杏說道：「天上碧桃和露種，日邊紅杏倚雲栽。」湘雲道：「這是爛熟的兩句舊詩，人人都能說的。這個不算，你還得喝酒。」寶琴道：「這個酒就該罰你吃才是。你才說的原是舊詩文成語，怎麼這會子你又嫌熟了。這又不是出題限韻，要什麼生的呢！」寶釵笑道：「我說個公道話罷。琴兒說的也不驚人，雲兒挑飭的也沒理，這五杯酒你們兩人平分了罷。」

寶琴聽了，便將酒端了三杯放在湘雲面前，湘雲只端了兩杯，那一杯尚在分爭。只聽探春道：「老太太在日原說過，我們都大了，不許提名道姓的稱呼，怎麼寶姐姐又提名道姓的叫起來了。這一杯酒該罰寶姐姐才是呢。」寶釵笑道：「你叫我寶姐姐，難道又不是提名道姓麼？這杯酒咱們兩人也分了。」眾人一齊都道：「很是，很是！」於是，大家飲畢，就輪到巧姐了。

只見巧姐抓起骰子來，先笑道：「我擲的不好了，你們可莫要笑。」剛拉的扔了下去，大家看時，乃是「公子花街參禪」。湘雲笑道：「果然擲的好，雖然不是本色，這卻免罰的。公子到了花街還想去參禪，這樣好公子如何還罰酒呢！」再看令底，仍是拇戰，又道：「既不罰酒，也就不必和人猜拳了。到底是我們巧姑娘，真擲的巧極了。」巧姐也歡喜道：「我擲的這個名色，很該讓二嬸娘擲出來才是呢。」說的大家又笑了。

湘雲道：「這可該著我了，我可莫要學了商鞅為法自弊，可就了不得了。」說著，便使勁兒擲了下去，連忙一看，先自笑的動不得了。眾人看時，乃是「老僧闍闍賣俏」，都大家笑起來。湘雲道：「我這個手真該打了，怎麼擲出這個大罰來了。」再一看令底，又笑道：「阿彌陀佛，有這個救命呢！」眾人一看，卻是泥塑。大家都捏著一把汗兒，不知他要塑誰？只聽湘雲道：「翠縷，斟十杯酒來。」翠縷聽了，忙去一盤托了十杯酒來放在他面前。湘雲挽了挽袖子，端起一杯來慢慢的放在唇邊，留神把眾人一瞟。只見劉姥姥正然用筷子夾了個蝦肉圓子，張著嘴才要吃時，湘雲忙指道：「姥姥塑住罷！」原來劉姥姥雖是鄉下人，時常在城內親友處吃酒，也懂得這些玩笑的意思，他便張著嘴、瞪著眼，拿筷子夾著蝦圓子離嘴不遠，紋絲兒不動。招的合席並伺候的丫頭們都哈哈大笑起來。誰知蝦圓子是滑的，從筷子上轉轉下來，劉姥姥忙用筷子趕著去夾。湘雲笑道：「塑不住了，快把這九杯酒都給姥姥送過去。」劉姥姥這才笑起來道：「罷了，姑奶奶，我怕圓子掉下去油了我的新裙子，這不算違令的。」湘雲那裡肯依，還是探春從中排解，每人吃了五杯方罷。

寶釵笑道：「又輪著我了，可又不知擲出個什麼來呢？」

岫煙笑道：「姐姐恭喜添了外甥，自然要擲出好的來呢。」湘雲道：「罷喲，你這又是溜奉大姑子的話了，擲骰子與添外甥什麼相干，骰子是憑手擲呢，難道外甥也是手添的麼？」寶釵「呸」的啐了湘雲一口，招的大家又都笑了。只見寶釵擲下去，自己先歡喜道：「這個呢！可教我剛剛兒擲出本色來了。快拿酒來，每人我先敬一杯。」眾人看時，正是「老僧方丈參禪」。

大家齊聲喝采道：「真擲的好，我們這杯酒是要領的。」巧姐也笑道：「我說我二嬸娘要擲出和尚來呢，果然就擲出和尚來了。」湘雲笑道：「只是還差一點兒，『老』字改成『小』字這才恰當呢。」寶釵笑道：「雲兒你少狂，我這會子且饒了你，等你晚上睡下我才和你算帳呢。」眾人又都笑著每人飲了一杯，也就不必再看令底了。

第六便輪到探春。探春道：「我這是憑天賜罷了。」擲了下去看時，卻是「乞兒章台刺繡」，乃笑道：「你們瞧，我擲的這也沒有什麼可罰之處。章台雖係遊賞之地，豈無一二乞兒，他穿的那鶉衣百結，難道不許自己用針線縫縫麼？」湘雲笑道：

「三姐姐你快別強詞奪理了，章台刺繡獨有妓女方可，別人都是要罰的。若依你說，乞兒可以使得，推而至於老僧、屠沽，誰又使不得呢？」探春笑道：「依你說罰多少呢？」湘雲道：

「不過三杯罷了。」探春道：「就這樣罷，我且看令底是什麼？」一看，乃是雅謎，遂又笑道：「斟酒來罷，我說謎你們猜罷，猜不著的怕不替我喝麼！」湘雲道：「咱們先說過，不要市井俗談，要文雅的才算呢。」探春道：「你放心，這也短不住我。

我先說一個邢妹妹猜罷：『苔痕上階綠，草色入簾青』，曲牌名，三字解。」岫煙想了一想道：「敢是《滿庭芳》？」探春笑著點點頭兒，道：「我再說一個琴妹妹猜罷：『九天闍闍開宮殿，萬國衣冠拜冕旒』，也是曲牌名，三字。」寶琴笑道：

「這一個更好猜了，不是《朝天子》可是什麼呢。」探春道：

「好啊，都利害的很。我給我們巧姑娘說一個：『或曰放焉，人皆掩鼻而過之』，你猜是個什麼？」巧姐笑道：「這是我奶媽子常乾的勾當，有什麼難猜的呢。」說的眾人又都笑起來。

探春道：「姥姥我也給你說一個罷：『一灣西子臂，七竅比乾心』，猜一果名。」劉姥姥聽了，沉思了一會，乃夾起一片藕來道：「姑奶奶，是這個不是？」探春笑道：「我這三杯酒只怕推不出去了，連姥姥都猜著了呢。寶姐姐我給你說個骨牌名你猜罷：『子路慍見，曰：曾皙後』？」寶釵笑道：「不過是『恨點不到頭』罷了。」探春笑道：「今兒可輪定了。雲兒你猜我兩句四書罷。」湘雲道：「你只管說罷，不拘什麼我都猜就是了。」探春乃用筷子在桌上蘸著酒寫了個「令」字，四書二句解。湘雲仔細端詳了一會，笑道：「這也沒什麼難處，『既不能令，又不受命』是不是呢？」探春笑道：「剛剛兒的短住你了。快把這三杯酒喝了罷。」湘雲笑道：「探丫頭著了急了，人家猜著了，怎麼賴著說不是呢？你說不是這兩句，又是那兩句呢？你且說說。你說的如果比我猜的恰當，我情願替你喝酒。」探春道：「當真的？不許反悔。我的這兩句是『雙人有臧倉者阻君，君是以不果來也』。」湘雲與眾人聽了，一齊想了一想，果真探春說的比湘雲猜的恰當，俱各歎服。湘雲只得將這三杯酒與探春分著吃了。然後將骰盆推在劉姥姥面前，笑道：「姥姥，該你擲了。」

劉姥姥笑道：「我已經醉了，還擲什麼呢！」湘雲道：「酒令大如軍令，姥姥怎麼不擲呢？」劉姥姥只得抓起骰子來，向巧姐道：「姑娘，你可替我看著些兒。」剛拉的扔了下去，笑道：「是個什麼？」巧姐道：「是個『妓女古墓揮拳』。」劉姥姥笑道：

「好個浪蹄子，想是受了老鴿子的氣，跑到墳院裡打鬼去了。這可罰酒不罰酒呢？」湘雲笑道：「怎麼不罰，擲出妓女來還要多多

的罰酒呢。」劉姥姥道：「令底是什麼？」

巧姐道：「是笑語。該你老人家說個笑話了。」劉姥姥聽了笑道：「罷啣，我就是個笑話兒，怎麼還要替另說個笑話兒呢？」

巧姐道：「你老人家不說笑話兒，這罰的酒就都要自己喝了呢！」劉姥姥笑道：「這麼樣，我就說一個罷。」說著，便先咳嗽了一聲，打掃淨了嗓子。這裡眾人都止了說笑，鴉沒雀靜兒的聽劉姥姥說笑話。只聽劉姥姥說道：「一家子，三個女孩兒尋了三個女婿。這一日是丈人的生日，三個女婿、女兒都來上壽。」

鄉下人房屋不多，只得同坐一席。堂屋裡放了個八仙桌兒，丈人、丈母面南坐，大姑爺、大姑娘面西坐，二姑爺、二姑娘面東坐，三姑爺、三姑娘面北坐，大家喝起酒來。誰知他丈人偏要試試三位姑爺的才學，便說道：『咱們今日至親會飲，必得行個酒令才好。我的意思要說兩句四書上的話，還要兩頭有人字，不知三位姑爺可肯賜教否？』只見大姑爺沉思了一會，連忙站起來說道：『人能宏道，非道宏人。』丈人、丈母聽了，喜了個了不得，大姑娘這一喜歡也就難以言語形容了。又見二姑爺也站了起來，說道：『仁者安仁，智者利仁。』丈人、丈母聽了，越發拍手贊好不絕，二姑娘也就樂到雲眼兒裡去了。

只有這位三姑爺，急的滿臉飛紅，頭上的汗就像蒸籠一般，總說不出來。把這位三姑娘氣的臉兒煞白的，恨的悄悄的在他大腿上擰了一把。忽見三姑爺把頭一扭，站起來把三娘瞅了一眼，道：『人越不會，越來擰人。』」說的眾人都哈哈大笑起來。

只聽湘雲向探春笑道：「三姐姐，你聽姥姥他說的才是編排你呢。」未知探春如何回答，且聽下回分解。